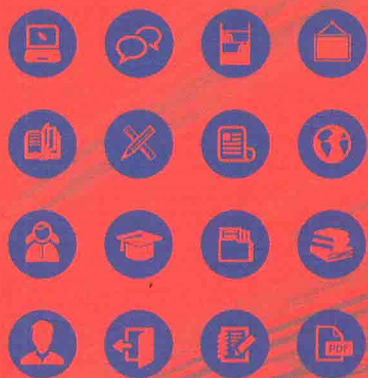


外语学科中青年学者学术创新丛书

京味小说 英译研究

王颖冲◎著



非外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学科中青年学者学术创新丛书

京味小说 英译研究

王颖冲◎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味小说英译研究 / 王颖冲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12

(外语学科中青年学者学术创新丛书)

ISBN 978-7-5213-1388-8

I. ①京… II. ①王… III. ①小说—英语—文学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H315.9②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04809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孔乃卓
责任校对 李婉婧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1388-8
定 价 52.90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 31388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序言

2014年时决定做有关京味小说翻译的话题，许多人都好奇地问过，一个南方人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生于江南并在那里长大，但也在北京度过了十几载，对这里的景物人事逐年熟悉，也越来越有感情。

上大学那年初来乍到，有一次坐上出租车刚说了目的地，司机大哥就问，南方来的吧？我说没错，您怎么知道的？他笑着回答说，一开口就露馅儿了啊，甭以为自己普通话说得多标准。然后俩人一起哈哈大笑，开始讨论前后鼻音、儿化音、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区别等问题。后来我一直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也结识了许多当地的同学和朋友，想来普通话应该标准了一些，但那种京味儿恐怕是成年后很难习得的。

明知是外行，为何还要涉足京味文学这一领域？我想可能正是因为自己是异乡客，才对京味儿格外有兴趣。聊天时遇到有意思的方言表达，或是出行时穿梭于胡同和老字号，我总是倍感新鲜地问这问那，而朋友们有时会说，呵，你连这都不知道呀。想必他们是沉浸其中，习以为常了，只有听到讹用的词语和别扭的儿化音，才会重新唤起对京味儿的敏感。若是换作一个离家多年的老北京，触景生情也会比当地人更有感触。正如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所写的：“旅人叩过每个陌生人的门，才找到自己的家。人只有在外面四处漂泊，才能到达内心最深的殿堂。”（The traveler has to knock at every alien door to come to his own, and one has to wander through all the outer worlds to reach the innermost shrine at the end.）

某次离杭返京的火车上，恰巧翻看了北岛的《城门开》，又得知它出了英译本。作者阔别家乡十三年后重返北京，发现这里已经完全不同，变得如此陌生，于是撰书重建记忆中的北京。这不禁惹人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尽管读起来有些许不同，一个重在缅怀一座城市，一个重在追忆逝去的童年。一般来说，提起京味作家我们会想到老舍、

邓友梅、陈建功、王朔等人，几代人的作品呈现了“从北平到北京”的蜕变，因为京味儿不仅有空间维度，也具有时间的厚度。而北岛、林海音并不是京味作家，两部作品通常也不会被算作京味文学，但是那些有关胡同小院儿、孩童游戏的字里行间又充满了京味儿，而且是远去的、回忆里的京味儿，一种“从故乡到他乡”的追念。

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我又情不自禁地去想，这些作品若是译成英语，让更遥远的读者去品味，那种距离感和吸引力是否会和我读时一样，还是会被弱化，抑或是更强烈？如果说《四世同堂》《烟壶》等作品中，思想、情节与京味文化并重，那么在《城门开》和《城南旧事》里，故事淡化而“思乡”韵味渐浓，翻译时稍不注意，作品的意义恐怕也就流失了许多。京味文学中的地方文化经过翻译是何种味道，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京味文学的纯粹性，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和世界文学的丰富与延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异乡人与京味儿有天然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距离会随着在京生活年头的增加而逐渐拉近、模糊，可总也不会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短短一篇序言中，我连儿化音也无法统一，一会儿写作“京味”，一会儿又成了“京味儿”，索性就不加掩饰地呈现出来。幸而得到许多学界友人的帮助，还获得了匿名评审专家宝贵的指点与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另外，感谢我的学生赵世明、韩雨飞、金羽菲、郑瀚文、孔令端、吕文锦、文源长和侯晴协助文稿校对。

本书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味小说翻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14WYC053）结项成果。本书出版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经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6JT004）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文小说英译的海外评价与接受研究”（16CYY007）的资助。

王颖冲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目 录

一、绪 论	1
(一) 地域文学及其在域外的呈现	2
(二) 文学英译里的“中国故事”和“北京故事”	4
二、京味文学及其流变	9
(一) 何为京味文学	9
(二) 京味文学特征图谱	11
(三) 从北平到北京——传承与嬗变	17
(四) 从故乡到他乡——追念与新生	20
三、京味文学英译概况	23
(一) 京味文学英译的案例筛选	23
(二) 京味文学英译的现状	26
(三) 京味文学英译研究概况	36
四、方言俗语的翻译	38
(一) 文学方言的翻译研究	38
(二) 老舍小说中的京味方言翻译	44
1. 老舍小说中的京味方言特征	44
2. 方言翻译中语言层面的限制	46
3. 方言翻译中的译者选择	50
(三) 当代小说中京味方言翻译	56
1. 方言翻译中的显著性	56
2. 方言翻译中的陌生化	60
(四) 小结	65
五、空间建筑的翻译	67
(一) 环境建筑与空间叙事	67
(二) 京味小说中居住空间的翻译	72
(三) 京味小说中商业场所的翻译	78

(四) 京味小说中其他公共空间的翻译.....	84
(五) 小结.....	91
六、民俗文化的翻译.....	94
(一)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	94
(二) 老舍小说中旗人礼俗的翻译.....	99
(三) 邓友梅小说中民间艺术的翻译.....	102
(四) 京味小说中饮食文化的翻译.....	108
(五) 小结.....	114
七、结语.....	116
参考文献.....	119
附 录.....	133
附录 I: 京味小说英译书目.....	133
附录 II: 《骆驼祥子》英译本中的北京方言词翻译	142
附录 III: 《正红旗下》英译本中关于民俗的脚注	191

图 目

图 1: 京味文学特征图谱	16
图 2: 文学方言翻译的制约和影响因素 (余静 2018: 25).....	42
图 3: 文学方言翻译的影响因素	43
图 4: 《骆驼祥子》詹姆士译本中的插画 (Lao 1979: xii-xiii).....	86
图 5: 《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示意图	87

表 目

表 1: 老舍小说英译成书出版的情况 (不计再版和重印).....	27
表 2: 《骆驼祥子》四个英译本中方言词汇的翻译方法统计	51
表 3: 《骆驼祥子》中地名英译举隅	85
表 4: 《烟壶》前两章对烟壶的描写	104

一、绪论

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学都浸润于其独特的文化之中，不同的地方语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和审美传统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清末民初算来，京味文学经历了好几次重大的变革，各时期的城市文化特征、社会矛盾冲突也有所不同，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映衬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如老照片一样，京味文学记载了老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格局、民俗物产、市民活动，包括胡同、四合院、老字号、遛鸟、票戏、喝茶、兔儿爷、字画、烟壶等。但比老照片更为立体的是，同样落实于纸面的文字，却能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更多维度的京味，包括叫卖、说唱和对话中的京腔京韵，以及其他民俗活动的动态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京味文学兼顾了影像的声画特质，对地方文化在视听嗅味触各感官上都进行了传承。

京味文学对于老北京人来说颇有一番回忆感怀的味道，而其他地区的读者读来也饶有趣味，无论是作为文化历史实存，还是文学叙事语言，都值得了解和关注。以上一些老北京传统文化元素对于部分年轻一代的北京人，以及非京籍的中国读者来说，多为听闻，并非亲历，因此在阅读京味文学时偶有隔膜之处。例如，北京话中的京味儿颇有特色，除了儿化音之外还有许多独特的词汇和用法，属于方言文化。而要翻译京味文学，则面临更大的跨语言跨文化挑战，如果只复现故事情节，而文化内涵未得以发掘和阐释，地域色彩尽失，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金岳霖（1983：811）在《知识论》中提出了“译意”和“译味”两类翻译，前者翻译词句的意思，后者翻译情感上的意味。“译味”的难度更高，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因为“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一语言文字底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底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必须对两种语言社会的文化生活都非常熟悉（金岳霖 1983：812-813）。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京味是否需要在翻译中保留下来，能否保留下来，或者保留下来后能否为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与欣赏，这些问题都颇值得玩味。

(一) 地域文学及其在域外的呈现

近三四十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文文学作品译入其他语种的数量大幅攀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通过翻译为世界读者所知晓。各种文类里,译介者对小说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一定程度上取材于生活,也最为直接地反映现实,是目前最大众化的文学形式,其英译本因此成为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窗口。它们在海外为“中国文学”“中文小说”构筑了一幅群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呈现了一个有选择性的折射面。

但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和民族的风土人情差异很大,落实到文学作品上也各具特色。伏尔泰(1979: 323)曾说过:“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这里指的自然是指民族文学的风格特征,所举的例子以国家为单位,但如果我们把地域范围进一步缩小,就会发现即使是同一个国家里,细分下各地域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同表征。我们在阅读一些英语文学作品时也能体察到各个地区的语言和风俗差异,而不会尽当作“英语文化与社会”一个整体。例如,哈代从《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s*)创造了“威塞克斯”(Wessex,意为“西撒克逊”West Saxons)小说,描画了“北起泰晤士河,南抵英吉利海峡,东以海灵岛至温莎一线为界,西以科尼什海岸为边”(哈代1985: 291)的地界。这一来源于史书古地名的地理概念是虚构的,实际上是基于哈代故乡的文学想象,即英格兰西南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多塞特郡(Dorset)。《还乡》《苔丝》等一系列小说中含有大量方言俚语、民谣和巫蛊咒语,文中多处使用的是非标准英语,而文体风格也背离了传统的“美文”的基调,时而夹杂着粗俗、怪异、荒蛮落后的元素。哈代的乡土性不是浮于作品表面,穿插几句方言土语用以点缀正统的英语小说,这些乡土性是由内而外的,源自作者对家乡习俗和民间文学由衷的热情。哈代坚持记录故乡的见闻和风俗,营造一个虚构而统一的地理属性,“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地域意义和文化意义恰是理解哈代其人和作品的关键,在一众英语文学中突显出来,成为西方乡土文学的代表。

一些文章将哈代的乡土小说与鲁迅、沈从文的作品进行比较（王琳 2004；李雪梅、舒容 2006；李岩 2008 等），其可比性在于，作者孜孜不倦书写的地方既是其成长环境，也是作品的情感渊源。文学语言自然地浸润了民间语汇，而作品中的奇闻轶事也是建立在故乡风土人情之上的真实的虚构。老舍、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等人的列席一般没有什么争议，其他一些作家的定位就稍有争议。例如汪曾祺、刘绍棠、王朔等人因籍贯、语言风格、故事背景等种种原因，在一些学者笔下被归为京味作家，有时又不被包括在内。此外，本书所涉的研究对象都是已有英译本的，因此许多京味文学作家和作品尽管具有典型性，也非常著名，但因没有翻译而未做讨论。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其译介选材和翻译策略都是对现实的折射，逐步建构起源语社会和对象城市在目标语读者心中的形象。不过，各地区文化的驳杂性也给翻译带来了诸多挑战。方言与标准语的差异、特殊的物产习俗与文化活动的常常意味着译者需要进行两道“翻译”。如果对故事背景不熟悉，译出母语时也会遇到理解障碍。有的语言变体和标准语只有微小的读音或拼写差异，尚且可以凭借上下文来猜测，而有的语汇差异巨大，令人无法确知其含义，甚至到了不可辨识的程度。而面对小说中大量的称谓语、地名、物名、活动和语言习惯，译者的首要难题在于辨识出哪些词句负载了地域文化，具体是何含义，下一步才是考虑是否保留、如何保留。在翻译哈代的《苔丝》时，张谷若用山东方言来表现威塞克斯的乡土气息，因为这也是译者自己最熟悉的家乡话。不过，这样的翻译策略备受争议：将威塞克斯的乡土味替换成浓郁的山东腔，将异域风情替换成本土的地方文化，究竟算是保留了风味的佳译，还是一种变味的拙劣译文？因此，如何通过翻译传递和重构文学作品的地域特征依旧是一个待考的话题。

通顺透明的语言是当前出版界的主流，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表达方式在翻译中常常直接被过滤，呈现为流畅可读性强的译入语。设想所有英语文学里的人物都操着同一口标准的英音或美音，辨识不出各自来自何方，那么文学的多样性、陌生化和感染力也就大打折扣。各类地域文学的研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蓬勃发展，但在文学译介领域仍然是一个较新的话题。我们多以国别和语言来划分文学作品，于是讨论较多的是“中国文学”或“中文小说”的

翻译问题，以便集中突出国家形象。不同地域文学的异质性 (heterogeneity) 则常常被隐去，使得方言、地理地貌、民俗文化在跨语际阐释过程中趋同化。

(二) 文学英译里的“中国故事”和“北京故事”

京味文学是“乡土文学”的一脉，由于北京城在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也显得格外有代表性。“地方”“乡土”的字眼放到北京身上，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有些别扭，因为与北京匹配的似乎应该是“中央”“帝都”。在“寻根文学”时期，京味文学的地位并不突出，而其他地域文学则得到了长足发展：

这期间，楚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及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秦汉文化小说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吴越文化小说的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小说，晋中则由郑义的《老井》《远村》……连西藏都有这方面的力作，像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及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金汕、白公 1993: 119)

似乎暗指，唯有偏远的才足够乡土、值得追寻，而阿城、郑万隆这样的京籍作家又避开了老北京的文化，导致了这种不平衡的存在。京籍作家就算从小在北京长大，有的父母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此在身份认同和地域归属上有所差异。陈平原 (1994: 5) 在《“北京学”》一文中曾幽默地写道：“上海人谈‘上海文化’、广东人谈‘岭南文化’，北京人则更愿意谈‘中国文化’——这种以中国文化代表自居的心态，使得北京学者目光远大，不大屑于‘降级’从事区域文化研究。”也许是因为寻求身份认同和地域归属感的需求不那么迫切，北京及京味文学的相关研究反而有些滞后。

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历史上最后几代封建王朝的都城，丰富悠久的历史生活为文学艺术探索奠定了基础。自小说这种文类兴盛开始，京味小说就以其俗白、幽默和市民化占有一席之地。老舍、邓友梅等人的作品如同一幅幅社会风俗画，不仅展现北京城的地界、景致与建筑，也记载人们的生活、劳

作、娱乐、商业、文化等活动，其具体内容与社会流变密切相关。

但要将“京味故事”从“中国故事”里完全分离出来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有不少文化习俗是中华民族共享、多地通行的。一些房屋建筑、风俗节令、商贾文娱、艺术习养不单是一个城市的标记，亦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只不过在某些区域更为流行、更加典型。而一旦这些小说被翻译成英语后，除了靠文中间或出现的城市名称来标识，我们是否仍然能明确分辨出这里是东北、湘西、江南，还是北京、上海、香港？

那么，将“京味故事”从“中国故事”里区分出来，在翻译传播时单独提出来，作为个性化的一支，是否有必要呢？我们的态度是肯定的，这一点不妨与其他中文写作的区域进行类比。以香港和台湾地区为例，二者在本地小说英译出版方面都已颇具规模，并以城市为主题将一些中短篇小说结集成册，作为一个系列来呈现，宛如为城市拍摄了一组宣传片。

上海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初具成果。早在20世纪末，李欧梵（Lee 1999）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就对这座城市进行了重绘，着眼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等场景，在海外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较大影响，将城市空间的想象延伸到了英语世界。2005年后，由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组织、Better Link出版社发行的“当代上海作家小说选”（*Stories by Contemporary Writers from Shanghai*）系列，最初只计划出版12部，但很快就超过了这一数目，已经介绍了二十多部上海作家的作品：既有久负盛名的王安忆、程乃珊、马原等人，也有苏德、唐颖、张怡微等新生代作家，将上海摩登的形象从旧时延续到了今日。

2009年陕西也开展了“陕西文学作品海外翻译出版计划”（*Shaanxi Literature Overseas Translation*，简称SLOT计划），已经翻译了二十多位当地作家的短篇小说，后续译介计划也充满雄心。这两个项目都采用了当地政府资助、社会组织实施、国内外各界共同参与的形式，尤其吸引国外译者和有地域情结的华裔承担具体翻译工作，构筑起多层次、多面相的中国文学版图。陈忠实、路遥等作家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尽管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早在1988年就获得了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但他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不及莫

言、余华，恐怕与译介传播的局限性有关。所幸通过作家本人、译者和赞助人的多方努力，这种情况近年有了很大改观，贾平凹的两部小说《高兴》(*Happy Dreams*)和《土门》(*The Earthen Gate*)都于2017年推出了英译本，由韩斌(Nicky Harman)翻译，其海外宣传也颇具影响力。学者们开始关注陕西作家整体的翻译传播，初步梳理柳青、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的作品英译谱系。2018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贾平凹研究院、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举办了首届“贾平凹作品专题研讨会”。陕西籍学者冯正斌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贾平凹小说英译的文章(王瑞2014;冯正斌、师新民2018;冯正斌等2018;冯正斌、党争胜2019)，这些都预示着其外译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

除此之外，山西、浙江等地都对地域文学的翻译和对外传播有所关注(见梁高燕、王宏印2015;马艳华2015等)，少数民族文学也翻译出版了专门的文集。相比之下，京味小说无论从数量、特色还是质量上来讲，都不逊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域文学，不少作品已通过翻译走向了英语世界的读者。但相对之前提到的上海、陕西、香港、台湾等地的作品，它们并没有规模化的系统介绍，而是作为个体作家和单部作品“走出去”的。除了老舍的作品在国外影响较大外，别的作家都只有零星译介，也没有突出其京味文化的属性，这与北京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相符的。因此，除了追求中国文学译介传播的总体数量，我们不妨建立起鲜明的城市和地域图景，避免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个单一的、抽象的、符号化的存在。京味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正是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作为城市、大都市、都城的代表，形成与乡野的互补与对照。

同一座城市历经由“北平”到“北京”的转变，其文学传统也不断发展，阶段性地衍生出了新的主题和风格。无论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料，还是北京城市与市民有情的叙事及其跨语际实践，新旧京味文学的翻译研究都值得我们关注。今天的北京毋庸置疑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在整体环境、建筑、商业、文化、时尚等方面与纽约、东京、巴黎等城市有一定的共融性，这就让老北京元素更显弥足珍贵。从老舍到刘心武、陈建功等新一代京味小说家的作品，显示出老北京文化的演变，亦是一种对传统的追念。尽管京味文学在中国

文坛盛行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其地域文化的魅力对于译介传播来说依然不减。对于外乡和域外的人们来说，北京最陌生、最吸引人之处，也许恰恰是这些行将消逝的元素，是作为历史见证的北京、作为地方特色的北京。不少人来到今日的北京，也会特意走访四合院、胡同和老字号，探索那些或依然正宗或已经变味儿的遗迹。文学作品中记载的地方轶事和风味，如能通过翻译面向更广阔的读者群，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国际交流大有裨益，也有助于源语文化本土的代际融通。

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在谈及中文小说译介的难点时曾指出，中国作者喜欢先描述故事背景，对他们来说故乡太重要了，而“乡土味”往往不好处理（蔡震 2008）。这里的“乡土味”可以泛指一种地域特色，而不局限于乡村之味，因此不论是湘西、高密东北，还是大上海、皇城根，都有各自的“乡土味”。贾平凹的《秦腔》由于包含了太多的方言，翻译难度很高，曾令葛浩文望而却步（蔡震 2008）。同样的，京味文学也蕴含了大量北京话，体现出老北京市民文化，都译出来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而直接省略或替换成标准英语的话，对于传达地域风情则如隔靴搔痒。京味文学的翻译是努力克服还是巧妙规避“乡土味”的难点，是“译意”还是“译味”，在小说、散文和回忆录中的处理方式也许不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注重故事情节，而有的时候则更注重文化韵味。如果原作文类和翻译目的不侧重于其中的文化元素，遇到专名和文化专有项等翻译难点时，译者常常音译或省略，或是替换掉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假如我们决定译意，我们免不了忽略味，或者假如我们决定译味，我们难免忽略意，究竟注重何者，当然要看所译的字句与译者底注重点。”（金岳霖 1983：811）这方面究竟如何权衡取舍，金岳霖将决定权留给了翻译工作者。

译者个人的风格又让“译味”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孟祥春（2015：79）曾这样评价葛浩文的风格：

总体而言，葛译风格比莫言简洁、比姜戎细致，不如毕飞宇的细腻凄美、王安忆的温婉淡雅、贾平凹的乡土朴素、王朔的不羁痞气、苏童的古典气韵，但葛浩文总是“尽可能贴近原文的风格独特的语言以及语法结构，然而，为了可读性，译者把标准的汉语译成标准的英文”（Goldblatt 1999）。

由此，他不经意间就融合了自己与作者的风格，从而呈现出“第三种风格”。

这种风格的混杂基本是译者无意识的结果，即所谓的“译者的指纹” (thumbprint) (Baker 2000: 245)。在文学域外传播的过程中，译者的调和必不可少，也不可避免。京味文学经历了“从北平到北京”的转变和新旧文化的融合，如今又要“土味儿”与“洋味儿”交织，格外耐人寻味。其翻译传播情况缺乏调研，需要从译介概况、经典译例、翻译策略、翻译效果等多角度展开研究。这不仅关系到京味文化在本土的历史传承，也关系到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海外的接受与影响。